



(秦腔)

破 寨 國

王紹猷改編

陝西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元末統治殘酷，農民到處起義，先後攻下江淮湖漢等地，元朝垂危。元順帝召羣臣商議對策，挽救危局。朝中奸讒當道，漢將朱亮祖頗遭猜忌，被貶至寧國城屯田養軍。朱元璋以寧國城形勢險要，守將朱亮祖饒勇善戰，又系漢人，如欲北征必先爭取朱亮祖，破寧國。於是差康茂才扮作商客混入寧國城，復掛常遇春為帥，內應外合攻破寧國城。城破後，常遇春曉以大義，朱亮祖始歸朱元璋，壯大了農民起義的力量。

前 言

「破寧國」是秦腔紅生、花臉在舞蹈、唱工上有名的戲。劇本的內容反映了元末漢族人民與元朝的腐敗統治與殘酷壓迫作鬥爭的故事。

此次改編為了加強劇本的戲劇性和思想性，加強了哈瑪與朱亮祖之間的矛盾；從民族利益與民族氣節方面，也加強了常遇春勸朱亮祖歸降的力量。取掉了與劇情無多少關聯的「金華關」一場戲，加強了朱雲俠與郭英的武打場面。

王紹猷

人物表：

朱亮祖：四十五六歲，紅臉黑鬚。

哈瑪：五十五六歲，白臉雜鬚。

脫脫：不到四十歲，黑三鬚。

張昶：六十歲左右，白三鬚。

元順帝：四十歲左右，黑五撮鬚。

朱云俠：十七八歲。

朱夫人：四十歲左右。

康茂才：三十八九歲，紅臉黑鬚。

朱元璋：四十歲左右，黑三鬚。

劉伯溫：四十歲左右，黑三鬚。

常遇春：三十歲左右，黑花面短鬚。

郭英：二十歲左右。

張得勝：三十幾歲，紅臉黑鬚。

趙得勝：三十幾歲，紅臉黑鬚。

常守忠：二十幾歲。

耿炳文：二十幾歲。

張龍	趙虎	家將	提牌官
家院	大內官	內侍	車夫

第一場

(四朝臣靠前上，用「點絳脣」。

哈 瑪：权大勢又尊。

脫 脫：四海起風云。

張 昶：东南多荒旱。

朱亮祖：遍地是紅巾。

哈 瑪：左丞相哈瑪。

脫 脫：右丞相脫脫。

張 昶：戶部尚書張昶。

朱亮祖：鎮國將軍朱亮祖。

哈 瑪：請了。

众：請了。

哈 瑪：吾主登殿，班房伺候。

众：請。

(同下。幕啓，內現金殿景。元順帝隨內侍上。

元順帝：(念)朝事太煩厭，佛法可延年。(坐)

(詩)先祖創業占中華，孤坐江山万里遐；

挑选美女千百个，侍奉大师尊佛法。

寡人大元天子至正在位。自朕登極以來，連年荒旱，

盜賊蜂起，實在厭心國事，日想尋乐解憂。今乃三

六九日，勉強臨殿。侍臣，开放龍門宣大臣。

內 侍：开放龍門宣大臣。

(牌子，衆朝官上殿跪。

众：万歲在上，臣等拜參。

元順帝：众卿平身。

众：万歲隆恩。（起，坐）万歲龍体駕安否？

元順帝：寡人謝問，众卿都好？

众：与臣賜福。宜臣上殿，有何朝事商議？

元順帝：各处地方官有本奏上，江南江北盜賊蜂起，山东一帶連年荒旱，众卿有何良策，与朕分憂？

哈瑪：江南江北紅巾大盜，尽是南宋遺民；漢人作乱，須要他們漢官捕誅，以臣之見，可命張良弼，李思齐兩兵分勦，不难平息。

元順帝：好，就依卿奏，即命張良弼，李思齐各統大兵，分途痛勦。山东一帶連年荒旱，餓死黎民无数，應該如何办理？

張昶：山东六府連年荒旱，百姓多因飢寒交迫，挺而走險，臣請从速救济，以免流为匪盜。

哈瑪：山东一帶那些反民多受紅巾指使，并非飢寒交迫，若再發糧賑济，乃是为虎投食。

元順帝：依卿之見？

哈瑪：以臣之見，还是派兵痛勦，一律剷除，乃为根本大計。

朱亮祖：左丞相之言差矣！百姓固然良莠不齐，豈能一律剷除。

哈瑪：宁教屈殺幾個百姓，不要走脫一个反民。

朱亮祖：左丞相尽是誤國之言，万歲千万不可听信，常言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以臣之見，还是从速救济，乃为上策。臣虽不才，情願親往山东，分別良莠，

相机安撫，以固國本。

哈 瑪：南宋遺民，无有好人，他們死心作乱，你們在朝漢官，不但不願痛勦，还要与他辯护，看來尽是一党。

朱亮祖：哎呀万歲！为臣虽是南宋遺民，忠心報國，毫无異志；哈瑪丞相誣臣謀反，好比紂王駕前的費仲尤渾，无故陷害忠良，万歲何不問罪于他？

哈 瑪：万歲！朱亮祖將臣比就紂王駕前的費仲尤渾，豈不是將吾主比就殷紂！这样欺君罔上，居心不臣，万歲何不嚴刑議处？

元順帝：朱亮祖，胆大的朱亮祖！寡人待你不薄，为何將孤比就殷紂？这样欺君罔上，如何容得！武士上殿！

校 衛：（上）伺候。

元順帝：將朱亮祖推下斬首！

（校衛將朱亮祖押下，脫脫潛急向下場門喊。

脫 脫：刀下留人！哎呀万歲！朱亮祖万万斬不得！

元順帝：怎样斬不得？

脫 脫：斬坏朱亮祖豈不失了漢人保國之心？

元順帝：这样欺君傲上之罪，难道白白罢了不成？

脫 脫：豈有白罢之理，如今紅巾四起，江淮湖漢先后陷落。宁國形势險要，乃为兵家必爭之地。將他鎮國將軍削职，發奔宁國屯田养軍，紅巾兵到，要他用命相殺，勝者將功折罪，敗者二罪归一，那时再斬不迟。

元順帝：就依卿言，我卿平身。來，將朱亮祖落椿。

（校衛押朱亮祖由下場門上，朱亮祖跪。

朱亮祖：謝过万歲不斬之恩。

元順帝：非是寡人不斬于你，只因右丞相保奏，將你鎮國將軍削職，降為寧國守禦，屯田養軍，紅巾兵到，還要你用命相殺，勝者將功折罪，敗者二罪歸一，定斬不饒，下殿去吧！

朱亮祖：臣下遵旨。

（唱場板一句漾）

當殿上謝過主不斬，（起，向脫脫揖）

再謝過丞相救命還。

身施一禮下金殿，

要脫虎口離朝班。（下）

張 昺：（接唱原板）

四海百姓遭塗炭，

朝廷是非顛倒顛。

同僚奉君分胡漢，

誰還敢對主盡忠言！（下）

脫 脫：（接唱原板）

朱亮祖驍勇又善戰，

一根槍能擋將千員

命他到寧國城去平國亂，

用漢官制漢人保定大元。（下）

哈 瑪：（接唱原板）

元人江山元人管，

豈容漢官亂多言！

回頭我再拿本諫，

啓奏萬歲听臣言。（齊板）

啓奏萬歲！朱亮祖心懷不平，如不卽早离朝，难免生出枝節。

元順帝：言之有理，卽具催牌，催他速將府司膳下，卽日出京，不得延誤。

哈瑪：爲臣遵旨了！

（唱帶板）

朱亮祖終久是禍患，

不除此人我心不安。（下）

元順帝：（接唱原板）

羣盜四起兵馬亂，

朝野上下皆不安。

或勦或撫都難辦，

倒教寡人好心煩。（簫板）

——幕 合

第 二 場

（牌子，哈瑪乘轎上。家院暗上。）

哈瑪：家院，提牌官速來。

家院：提牌官走來。

差官：（上）參見相爺。

哈瑪：這是催牌一面，速催朱亮祖將府司膳下，卽日离京，不得延誤。

差官：領牌。（下）

哈瑪：啊！我想朱亮祖既與老夫結怨，若不斬草除根，將來終是后患！只說這便如何是好？這……哎！一

不做二不休，还是差去張龍、趙虎暗暗埋伏观音堂附近，与他个措手不及；將他全家殺坏，以絕后患。
家院，喚張龍、趙虎進見。

家院：張龍、趙虎進見。（張龍、趙虎戎裝上）

張龍：堂堂宰相府。

趙虎：家將甚威武。

張龍：我名叫張龍。

趙虎：我名叫趙虎。

請了，相爺有喚，上前去見。（進）參見相爺。

哈瑪：免參。

張龍：喚小人到來，哪路差遣？
趙虎

哈瑪：朱亮祖存心作亂，貶往寧國，命你二人在观音堂一帶埋伏；等他到來，出其不意，連同他的家眷一齐殺坏，回來打發你們簾外坐官，豈不是好？

張龍：誠恐惹下大禍。
趙虎

哈瑪：有相爺一面承担，不怕甚么。

張龍：如此我們遵命。（下）
趙虎

哈瑪：斬草需要連根拔，萌芽除淨永不發。（下）

第三場

（景：將軍府。朱夫人、朱云俠上。）

朱夫人：老爺上早朝，教人把心操。

朱云俠：武藝身之寶，要作女英豪。

家 院：（急上）稟夫人姑娘，老爺回府。

朱夫人：有請。

（朱亮祖偕磨上，見了妻女雙推磑，磨極坐垂頭。

朱夫人：老爺如何得成這般光景？

朱亮祖：（唱浪頭帶板）

夫人既問來路言，
听我把話說心間：
紅巾遍地兵馬亂，
干戈騷動民不安。
山東一帶遭荒旱，
我請開倉把民安。
哈瑪老賊讒言荐，
說我欺君謀江山。
主上惱怒將我斬，
多虧脫脫救命還。
死罪免了活難免，
他發我寧國屯軍田。

朱夫人：（唱箭板）

听一言把人氣炸胆！

（差官執牌攙極上。

差 官：誰在這裡？

家 院：做甚的？

差 官：聖上有的催牌，命你家老爺速將府司廕下，即日离京，不得延誤。催牌留下，我便去也。（下）

家 院：稟老爺，聖上有的催牌，命老爺速將府司廕下，即

日离京，不得延誤。

朱亮祖：哪是聖上的催牌，明明是奸賊的詭計；本公即日离京何妨！家院，吩咐外廂預备驛轎伺候。儿呀，喚醒你娘。

朱夫人：（唱塌板）

三魂渺渺不周全。

强打精神睜双眼，

可恨哈瑪狗奸讒。

我家与你何仇怨？

（哭）我把你賊呀！害人的奸賊！

苦苦害人为哪般？

朱云俠：（唱慢帶板）

劝母親不必心伤慘，

此事儿还要細周旋。

回头來再把爹爹劝，

不平的話儿对父言。

从前伯顏拿本諫，

他要把張王李赵刘姓五族齐殺完。

他們信胡不信漢，

爹爹在朝終难安。

父何不順天应时变，

領大兵揭地把天翻！

朱亮祖：不明白的儿呀！

（唱慢帶板）

无知儿講話失檢点，

怎敢說揭地把天翻。
父在朝雖然遭誣陷，
君臣的名分總攸關。
寧教忠貞身臨難，
豈肯把罵名留世間！

朱夫人：（接唱原板）

你父講話有遠見，
我兒不要再多言。
忙吩咐驛轎府門站，
母女們一同離順天。（留）（下）

家院：稟老爺，驛轎走去。

朱亮祖：閃開！

（唱箭板双喉子）

一見驛轎他走去，
倒教本公操心裏。
心兒里可惱哈瑪賊！
家將！府門外細馬伺候。

（變浪頭唱帶板）

進來番僧亂宮闈。
日每宣淫后宮裏，

【家將備馬式的舞蹈。

他用密朮把主欺。

（家將再備馬。

國主不把朝事理，
紀綱不振江山危。

左鞍桥搭下了青銅利，

〔家將舞刀。〕

右鞍桥再捎双杆戟。

〔家將舞槍。〕

你把那金字牌匾齐打碎！

〔家將執棍舞下。内邊搥鼓如打牌匾狀。〕

府門外砍倒了帥字旗。

〔家將舞双刀下。内邊搥鼓如砍旗杆狀。〕

看过來鎮國將軍黃金印，

一見印信好慘悽。

东西殺战掙下你，

今日一旦兩分离。

將帥印屋梁懸挂起，

鎮國將軍解了职。

叫家將与俺把路衣取，（脫蟒披風衣）

府門外帶过了跨下的駒。

〔黑龍列舞出門，幕落表示在門外上馬。〕

（唱箭板双唢子）

哈瑪陰險世无比，

主为何不分賢和愚！

力逼本公离京地，

我千里長驅走單騎。（倒四槌下）

第 四 場

〔張龍、趙虎擁樞上。〕

張 龍：張龍。

趙 虎：趙虎。

張 龍：領了相爺言命，以在觀音堂附近埋伏，截殺朱亮祖。

來呀！催馬催馬！（倒四槓下）

（朱夫人、朱云俠乘車上。）

朱夫人：（唱安板）

母女們中途淚滿面，

思想起遭遇好慘然。

元順帝登極朝事亂，

兵連禍結民不安。

百姓們恨地把天怨，

各地紛紛起狼烟。

山東一帶又荒旱，

我老爺請賑把民安。

恨哈瑪當殿讒言莽，

說老爺欺君謀江山。

不問是非推下斬，

多虧脫脫拿本參。

死罪免了活難免，

發奔寧國屯軍田。

保國的良將反遭貶，

為甚么不分忠和奸？

渾身是口難分辯，

該向何處訴屈冤？

（朱亮祖帶家將上演頭兜馬。）

朱亮祖：（唱箭板）

本公打馬离順天，

（双报子头念詩）奸賊霸朝綱，聖上无主張；同朝分貴賤，教人好慘傷。說我有異想，削職离虎堂；貶往宁國地，簾外鎖地方。伴君如伴虎，虎怒羊命亡。家將，催馬！

（唱塌板）

勒回來馬頭望倒觀。

錦繡的京城望不見，

在馬上低头想當年。

自幼兒學書又學劍，

習就文武兩雙全。

東西殺來南北戰，

才列官職在朝班。

元順帝登極朝綱亂，

縱番僧擾害民不安。

本公當殿忠言諫，

哈瑪老賊進讒言。

良將无罪身遭貶，

奸賊當道掌大權。

我今离朝心悔爛，

不殺哈瑪心不甘。

耳內里忽听人吶喊，（幕內吶喊聲，砸）

家將，哪里人馬吶喊？

家將：（回头看介）像是賊寇下山。

朱亮祖：前边甚么地方？

家將：（再看）观音堂。

朱亮祖：庙内可曾寬闊？

家將：倒也寬闊。

朱亮祖：家將听！

（唱紧七锤）

將驃轎打進观音堂，（下場又上場，進庙）

夫人女儿沒驚慌。

哪怕來下千員將，

殺儿如同虎斷羊。

扭回头來叫家將，

你与帥爺換鎧裳。（倒四锤進內換衣）

朱夫人：（唱塌板）

一波未平一波現，

又遇賊寇把路攔。

恨元帝昏庸无主見，

寵用奸賊叫伯顏。

伯顏死后年不远，

又閃上哈瑪狗奸讒。

排斥漢官无忌憚，

人人提起心胆寒。

忽有攔路賊吶喊，

莫非是賊使人來殺家眷？

朱云俠：（唱慢帶板）

元順帝行暴虐天下大乱，